

# 江

## ·微小说

A20

# 寻找仇家

■文/何百源

陶塑新秀千炜的首个作品展,经过紧张的筹备在当地最宏伟的展馆开幕了,各地收藏界人士、文艺界前辈、媒体记者济济一堂。千炜的父亲是一位陶艺大师,自然也来了。

展览共持续7天。按主办方安排,到第7天,将举行现场拍卖。各地的收藏家和陶艺爱好者就是冲这而来的。

作品展开幕的第2天,当地报纸要闻版图文并茂地刊登了展览会的盛况。读者惊讶地发现,与时下此类报道一味唱赞歌不同,文章的最后一段竟然在贬损千炜作品的价值。原文如下:

“开幕式上,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,请大师对千炜的作品稍作点评。大师说:‘千炜的基本功欠扎实,许多作品不但缺乏创新意识,而且暴露了作者的急功近利,这是陶瓷艺术的大忌!意图借助于先人的影响而一举成名,只会毁损一个人的艺术生命!’”

这篇报道无疑像一颗炸弹,一下子将收藏界和陶艺爱好者的信心炸得粉碎,许多原先已对作品提出收藏意向的买家纷纷解约。

“所谓同行如敌国。这肯定是爸爸的仇家干的!”千炜被气得肺都要炸了,拿着报纸气冲冲地回到家对父亲说。

父亲急忙戴上老花镜,从儿子手中接过报纸。儿子嫌父亲看得慢,用手指头戳着那段话,说:

“别的不用看,看这里!”

只有几行字,老父亲却看了很久,似一头老牛反刍一些什么,然后慢条斯理地说:“我很早前不是同你说过,即使人家的意见毫无道理,聪明的人也会从中领悟到有益的东西。”

“现在不是让你传道,要紧的是想想,谁是你的仇家,为什么要这样拆我的台!”

“仇家,仇家……”父亲像陷入深深的思索,“几十年了,我想不起有谁是我的仇家。”儿子急成那样,父亲却一点“斗志”都没有。过了半支烟工夫,父亲又不急不火地说,“仇家,好像是有一个。不过你年少气盛,现在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我要告媒体,告记者贬损我的声誉,连带提出民事索赔!”

“恐怕法院不会受理。”父亲还是令人讨厌地慢条斯理,“批评与反批评,这是学术自由。况且人家的话也不见得就是恶意诋毁。”作为老一辈陶艺家的父亲,拿起用了几十年的竹水烟筒,呼噜呼噜狠吸了一口后,又说:“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,一个人要小胜需要有对立面,要大胜需要有敌人。如果你认为那个人是仇家,那么最明智的做法是,通过自己的努力,战胜他!”

7天之后,陶艺展草草收场,作品一件都没卖出去。

千炜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,在父亲的劝导下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。他谢绝一切媒体的采访,在人们的视线中淡出。

10年过去了。20年过去了。千炜的一组陶塑作品在国际造型艺术双年展上,一举夺得了特等奖,并拍出了天价。

这时的父亲,已经老态龙钟、须发皆白,整天靠在床头想心事。

千炜回到家,将喜讯告诉了父亲和家人,然后对父亲说:“爸,现在你可以将仇家的名字告诉我了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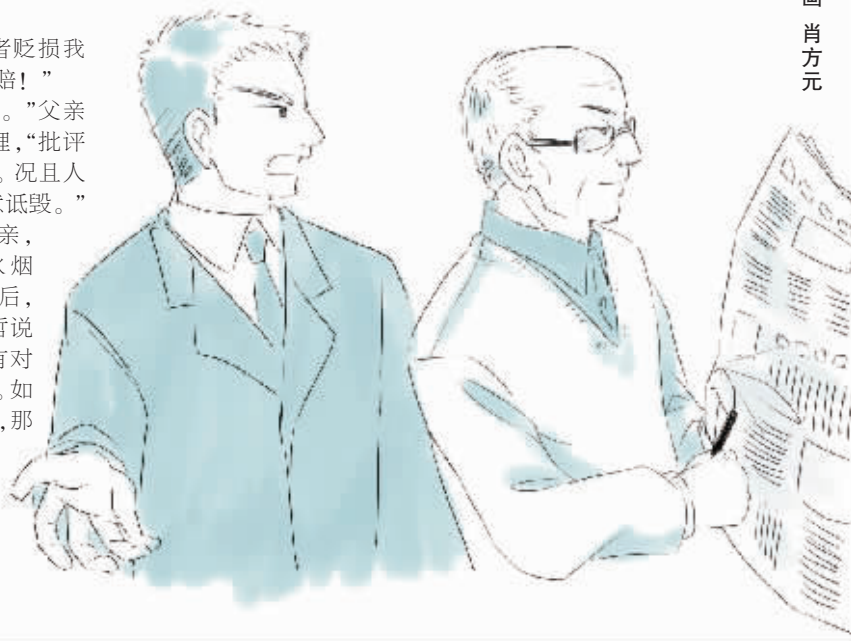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吃力地说:“我是想起

过,但后来又忘了。不过,我都这样衰老了,我的仇家肯定也会像我一样衰老。和这样衰老的人斗,已经没有意义了。”

千炜说:“爸,您误会我了。我不是要寻仇,我是要感谢他呀!”



漫画 肖方元



## 转

■文/魏燕

槐林村是地处江西、安徽、浙江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。五月,白色的槐花藏在错落有致的槐叶下,清香四溢。早饭时,住得近的媳妇婶子们往往端着碗,齐齐聚到老槐树下,边吃边不着边际地拉家常。

今天最大的新闻是村长老婆“发布”的。“你们说莲蓬家是不是祖上积德,这小子做物资公司办公室主任了!我家老谢昨儿到县里开会碰上他了!”“他怎么就混出来了?他爹娘可是窝窝囊囊一辈子,一天福没享着就走了!”二丫娘叹口气说。“要我说话,人只要勤快、机灵,总有过好日子的时候!”村长老婆总结性发言。“其实莲蓬算算还跟我娘家有亲哪!”胖婶三下两下扒拉完一碗粥说。“那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?”二丫娘挑起好看的凤眼揶揄道。大家一阵哄笑。

莲蓬大名叫卫年逢,他是三十晚上出生的,名字是村上有学问的大先生给起的。只是村上人识字不多,喊着喊着便成了“莲蓬”。也好,荒唐野河哪里见不到一柄莲叶或是一个大或小的莲蓬?莲蓬就像这种好活命的植物,吃百家饭长大了。

话说这莲蓬如今正是春风得

意之时,因为头两年进城时恰逢县物资局局长家装修,莲蓬被介绍过去,凭一手好木工手艺和做人做事通晓看人“眉高眼低”的机灵劲,很快就被局长大人看中,进了局下面的物资公司,专管跑供销。一年后公司改制,莲蓬直接坐上了办公室主任的宝座。如今不仅出入有车,而且有自由支配招待费的大权。村上上个把人,公司的漂亮小妹过生日,莲蓬一定会义不容辞地在哪个饭店订上一桌,反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,也不要自己掏钱,却可以让自己有种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的成就感。随着他在事业上越来越“来事”,原本长得瘦瘦巴巴、小小个子的莲蓬,在众人眼中也不免高大起来。

这天,莲蓬照例做个会前检查,发现老板办公室那上万块钱的转椅脚的滚轮有点松了,如果把领导摔了,自己的饭碗一定不保。莲蓬坐在桌对面转椅上,脚一蹬地,“呼”一下转过来,娴熟地提起电话,“你,马上来一下,把椅子轮给我看看!”那边修椅子的人唯唯诺诺,说就来就来!这不,十分钟不到,一个矮小黝黑的男人便背着一只大大的工具包,堆着一脸笑冲进来了。他麻利地用螺丝刀卸下滚轮,又

小心地卸下椅轴,巴结地说:“这轴的保养是免费的,免费的!”莲蓬坐在转椅上,把脚搁在茶几上,吐着烟圈,背对着修椅男人“哼”了一声并不转过头来。那男人有些窘,吸了吸鼻子,拖过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汗,说:“现在轮子质量好了,是不锈钢轴的,换一个轮子12块……”“什么?”莲蓬忽然转过来,倒把男人吓了一跳。“外面修轮子的人多的是,10块钱,你爱修就修,不修滚蛋!”“老板,我可是真不骗你!你们公司椅子一直是我修的,以前你们赵总一直是让我自己报个价的……”“我们赵总?你跟他有交情?”莲蓬声音放低了,身体微微向前送了送,表情缓和多了。这么多年了,莲蓬对“赵总”这两个字真是敬畏有加,赵总给了他体面的工作,给了他平生没有过的荣耀,隐隐约约中莲蓬觉得自己的未来是要和这个赵总捆在一起的。所以莲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向赵总示好的机会。“啊,不不,也算不得多大交情……”。“行了行了!”莲蓬打断了男子嗫嗫嚅嚅的话,脚一蹬,将椅子又转回去,重又回到男人进来时姿势,“就10块钱,不开发票的。”“可是,那我就亏本了,

椅子已经拆了……”有些晶亮的东西在男人眼里闪动,“我们混口饭,不容易……”“那么,我也不占你的便宜,你走吧,但是我的椅子之前什么样,现在还要什么样!”

转椅背后依旧是莲蓬油亮的头发和他吐出一圈圈烟雾。在这种可以转来转去的椅子上坐久了,莲蓬再也想不起当年自己背着行囊拎着锯子头一次进城的模样。

两年过后,人们又在槐林村看见了莲蓬,原来赵总侵吞国有资产被判了刑,莲蓬也受到牵连,他无处可去又回到生他养他的槐林村。

秋夜,莲蓬坐在老屋门口,槐树已经开始落叶,透过树的丫杈,莲蓬看见月色如水,圆圆的月亮令他想起这世上曾经最疼爱他的妈妈的脸庞。“要是再转回这穷山沟,除非让我倒过来走!”一个声音在耳畔响起,那是当年莲蓬离村时与老铁匠打赌的话,而今老铁匠早已过世,莲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,也许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必然的旅行。淳朴的槐林村人又莲蓬长莲蓬短喊他去干活或去个饭,只是胖婶再也没提过莲蓬是她娘家哪门子亲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赵林